



幽默的高坂知武教授

文・照片提供／莊伯祥（1965 醫學系畢業；和信醫院副院長）

初中三年，參加南師樂團，高中三年，參加善友樂團；1958 年考上臺大醫學院，李明亮學長馬上把我徵召到杏林弦樂團。再過兩年，李明亮學長以開始臨床實習功課忙為理由，要把重擔推給我。我不敢接任團長，但開始替樂團選曲、編譜，尋找鋼琴伴奏及練習場地等工作。大四開始，柯守魁團長接受臺大校總區的建議，讓杏林弦樂團與臺大管樂團合併而組成臺大管絃樂團，我就有機會認識樂團的指導老師高坂教授。

高坂教授是一位無所不在與無所不會的音樂奇才，在認識他之前已在許多音樂會中欣賞他的表演，包括大提琴及中提琴。我知道他也教小提琴，也擔任指揮。似乎有音樂會，尤其是室內樂的地方，就可看見他。高坂教授熱愛音樂毫無疑問，他不是聖人，他比較像是教父。我大概有兩次機會與高坂教授合奏，一次是三重奏，另一次是四重奏。當然就要去他家練習。我還記得幾個小故事。

有一次，我們練習的是貝多芬的「小步舞曲」（不是 G 大調那首），當然是高坂教授選的曲子，其中 Trio 的一段，他拉大提琴常即興地把一個音變成三個音（就是加上“M”的節奏）。休息時，我問他為何他拉的與樂譜不一樣，他說他覺得原譜有點太平淡，加上節奏會更有趣。哈！他竟然敢修改樂聖的作品！

另外一次，在練習 Boccherini 的「小步舞曲」，開始的第一個音是高音“A”，它頭上有橫躺的“S”，而第一個音再加上“M”，故一共六個音，下一句則是降五度的“D”音，也用同樣的節奏；很奇怪的是在第二句時，我偶而會拐腳（就是六個音拉不太順），這時高坂教授會對我作鬼臉，「嘿！你不能只用三個指頭拉琴！」讓我很不好意思。所以有時跟他合奏是很緊張的！

高坂教授的聽覺非常敏銳，他應該有絕對音感。他常常不客氣地指出某人某音不正確——太高(too sharp)或太低(too flat)。有時，他會委婉地說「你的 D # 不夠 sharp，比較像 E^b」。這時候他就會用他的大提琴得意地拉二個音階來證明 D # 與 E^b 並不一樣！



■筆者在 1963 年公演獻出處女秀，擔任小提琴手。與徐頌仁、楊漢忠合作鋼琴三重奏，演出 Haydn 的作品 (Piano Trio No. 1 in G Major)。樂譜是高坂教授為樂團所親手製作。高坂教授在此次公演最後一項節目 Vivaldi 的 Concerto Grosso，擔任大提琴手。



■1963年臺大管絃樂團成立，於當時臺北國際學舍舉行首次公演，慶祝臺大校慶，時間為11月13日。當晚吸引三千多位聽眾，會場爆滿。（右圖）國防部示範樂隊隊長樊燮華義務擔任指揮。樊先生是當時頗負盛名的指揮家。

當我問他如果與鋼琴合奏時，不就與鋼琴不和了嗎？他會更得意地回答：「這是為什麼小提琴或大提琴的雙弦和音(Double stop)一定比鋼琴的好聽！」我不敢再問下去！但心裡頭想著，音樂史上大鍵琴在兩個白鍵之間有兩個黑鍵，巴哈取平均值改成一個黑鍵，才有現代版的鋼琴出現，而大大地成功並淘汰了它的祖先。高坂教授回歸兩

個不同的半音，難道他比音樂之父巴哈聰明嗎？我知道理論上他是對的，但實用上或在管弦樂團演奏中辦得到嗎？不得不承認，高坂教授是位天才的音樂家！

多才多藝的高坂教授，在當時的臺大或大臺北，是獨一無二的，但他令我想起《荒漠樂音》一書裡，南部的兩位音樂家——善友樂團的團長林森池先生與指揮鄭昭明先生，這兩人全心全意地投入音樂與不計酬勞地栽培後進，與高坂教授可說是南北輝映，我想他們三位應該是五十年代開發臺灣古典音樂的三寶！我青少年的成長過程，有緣受教於這三位大師，可說是我一生的福氣！

徵求啟事

籌辦「錢思亮故校長百歲冥誕」紀念，懇賜圖文



明（2008）年2月15日適值本校「錢思亮故校長百歲冥誕」，中央研究院邀請本校共同籌辦紀念活動，並協助錢故校長家屬出版紀念文集。懇請校友與師長們惠賜 鴻文與賜借皮藏之錢故校長手澤與照片，以光篇幅。如蒙俞允，請於2007年8月31日前將文稿或相關圖檔逕送本校校史館張安明小姐（電話：02-33663818，e-mail: amchang@ntu.edu.tw，地點：校總區舊總圖書館2樓），校史館將與中研院密切聯繫。

■錢校長於1953年5月在溪頭營林區紅檜巨木前留影。